

■脱贫攻坚

脱贫是一种进行曲(组诗)

○黄亚洲

山西沁源岭上村:牛棚咖啡屋

请钻进牛棚来,喝杯咖啡
且是牛奶咖啡
似乎,饮品也必须跟牛扯上一点关系

牛粪的味道已经没有了
这里现在有壁炉、火车座、油画
茶几的小巧与咖啡杯同样精致
这里,现在有我坐着,像坐在上海或者巴黎

孤单的小村庄海拔两千五
没有医疗条件,没有学校,没有一棵树相伴
贫穷曾经像条狗一样蹲在家家户户门口
一年年过去,半个村走空,包括牛棚
包括牛棚里的牛

另外半个村,受了时代的点拨,忽然办起民宿
忽然发现,附近花坡的日益增多的客流量,可以视为
另一种致富的牛

今天我喝着牛奶咖啡,忽然泪流满面
我也属牛,我的眼泪落入牛奶咖啡,应该是
合适的

为你感动,脱贫的岭上村
你终于在海拔两千五的地方又牵回大群大群的牛了
我就是其中的一头
心间有赏花的闲趣,兜里有银行的金卡
岭上村,你可是精精准准,把我
请回家了

浙江武义:迁村脱贫

把整个村庄都托付给白云
把前院与后屋,都当作闲树或者杂草
告别时分,再撒些蝉鸣
这不是嘈杂,这是为了让它们的耳根彻底清静

村民们翻下十八道山梁
去找新衣服穿了
城镇的那些街巷,都是亮晶晶的衣袖与裤管

他们从此将穿上富裕
富裕是人类的名品

其实,城镇也有山溪,山溪也会穿堂入室
只需水龙头一拧

多少年后,架在这里的屋檐,每一根
都会抽出绿芽,招徕山雀
灶膛,将落满星星
还会有一群野狐,甚至一两只云豹
像主人一样踱步堂前
它们身上的皮服,也都是名品

下山脱贫,不方便的事情当然也有:
山顶那只清冽的水塘,做不了每天的妆镜
开心时,想吼几句山歌,却要
顾及隔壁人家,甚至
要看看窗外,有没有协警

武义“扶贫办”的老董

在这个高山蔬菜村,或许,党徽的模样
就是一根四季豆加一柄锄头
支部书记曾经这样告诉党员:每人
必须种一亩四季豆
若是完不成
这个党,你可以走

两年之后,或许,党徽的模样
是手扶拖拉机加一柄锄头
支部书记又是这样告诉党员:必须带头下山销售
若是不肯推销
这个党,你可以走

这个村子现在发了
泥墙一律进化成整齐的砖头
电视天线一根根钻出新瓦,成为
满垄的四季豆

上海和杭州的蔬菜公司老总趴在地图上
惊愕地找这个村子

他们有点笨头,总是嫌放大镜
倍数不够

“县扶贫办”的老董每一回进村都很困难
风暴通常是刮起在村口:
抱肩的抱肩,握手的握手
家家喊吃饭,不吃不给走

当初他带来的“高山蔬菜”方案并不讨喜
百姓不让他从口袋里掏出:
茼蒿、南瓜、西葫芦、紫甘蓝、辣椒、豇豆

而现在,老年村民好几次商量要盖个董姓财神庙
但是有句悄悄话,说不出口:
奠基那日,须要等到
老董百年之后

山西闻喜县沟渠头村,农民锣鼓团

村民杨吉龙拉了五十多个人打锣,说
日子要过,就要过得响

花样鼓点十几个,人心与地皮一起打颤
真应了这个县的县名“闻喜”啊

二十多年了,徒弟打成了师傅,媳妇打成了婆婆
别的村羡慕:就他们日子响啊

这个村种药,四千亩地,三千九百亩药材
黄芪、苦参、远志、何首乌、珍珠草、白芍
锣鼓都带药香,声名远播

某年,一群锣鼓,还打出了
运城“关公杯”锣鼓大赛的一个特等奖
村民说,咱锣鼓文化也是一帖良药
日子好了,就该天天闻喜

锣鼓团现在名声在外,每年的腊月还被邀去珠海表演
演出千场,创收百万
祖国的南方北方一起闻喜,这日子
过得就对了



纯真童年 郭建生 摄

■微型小说

千里马和跛脚驴

○边庆祝

年老体弱的千里马回到了故里,当他见到儿时伙伴跛脚驴的时候,这才发现跛脚驴已经成为了故乡村民心中的“英雄”。

村民们自发建起了“跛脚驴豆腐博物馆”,还把跛脚驴的铜像仁立在了博物馆的正中央。跛脚驴竟然成为了活着的“传奇”!

据村民们介绍,凡经跛脚

驴磨成的豆腐均软嫩润滑,奇香无比,是蜚声海内外的“豆腐极品”!

千里马对跛脚驴感慨地说:“老伙计,我真羡慕你呀!想我年少成名,很早就外出闯荡了,先后驮过货物,当过坐骑,在军队里服过役,在马戏团参加过演出……可到头来却一事无成!如今老了,我堂堂千里马,竟然不如你这当年谁都瞧不起的跛脚驴!你如今是人人敬仰,而我却是默

默无闻啊……”

见跛脚驴只是微笑,千里马不解地问:“老伙计,你能告诉我,这到底是因为什么吗?”

跛脚驴谦卑地说:“我只不过是更加专注和更能坚持罢了。想当年,你光芒四射,人人称赞,我知道各方面都不如你,便根据自身条件和特长,下定决心一辈子就心无旁骛地做好一件事——把豆腐磨好。如今,我真的做到了!”

■思绪点滴

迎考需要平常心

○洪明强

往年6月上中旬,是高中高考的关键时刻,今年受新冠肺炎疫情的影响,导致中高考均推迟了。

前不久,我有个远房亲戚通过微信视频,与我当高中老师的儿子聊起了他上高三的女儿:“第一次模拟考试,我女儿没考好,与实际分数相差甚远。前阵子她情绪

低落,上课时老是走神,一见到老师发下的试卷,做题的灵感顿时消失殆尽。”继而,儿子又与他女儿直接进行了视频交流,发现小姑娘基础知识不错,但确实存在一些诸如心理上的问题。

说实话,中高考能否考出好成绩,通常体现在两个方面:首先是拥有扎实的基础知识;其次是在考场上发挥出真实水平。

当然,今年中高考的推迟,多多少少对考生们在情绪上会产生一些影响。作为家长,这时帮助孩子调整好心态很重要,关键是尽量给孩子减轻心理压力。如果看书做题静不下心来,不妨让孩子去公园或郊外散散步,呼吸一下新鲜空气;倘若孩子不介意,父母也可陪同聊些轻松话题,使孩子以良好的心态迎接未来的考试。

■直击真相

○王珍

张三好好地走在路上走着,莫名其妙地被地上一块突出的石头绊了一跤。爬起来摸摸磕破的额头,狠狠地踢了一脚石头,把自己的脚指头都踢豁了。疼得他龇牙咧嘴:太倒霉了!我这是招谁惹谁了呀,连一块破石头都要这么害我?

李四好好地走在路上走着,莫名其妙地被地上一块突出的石头绊了一跤。爬起来摸摸磕破的额头,仔细看看那块把他绊倒的石头,说:哇噻!原来是你绊的我啊?怪我走路太不小心了,怎么不好好走路啊!下次一定要小心走路哦!

他们的好地被一位姓孟的老师知道了。孟老师表扬李四说:“行有不得,反求诸己。”孟老师还专门把这类事写了一本叫《孟子》的书里去了。他是想告诉人们:要向李四同学学习!事情做不成功,

遇到了挫折和困难,或者人际关系处得不好,不要怨天尤人,而要反躬自省,先从自己身上找原因。

一个人如果凡事从来不自我反省,把生活中所有的不如意和烦恼都归咎于境遇,甚至迁怒于人,结果一定会像张三那样,让自己更麻烦、更受伤,甚至会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,自讨苦吃。

曾经听说这样一个故事:有个女子总是在责备对面的女主人又笨又懒:“那女人真不知道是怎么回事,一件衣服永远都洗不干净。看看,晾在院子里的衣服,总是有斑点污渍……”她这么唠叨抱怨了许多年。直到有一天,一位细心的朋友去她家,拿了一块抹布,把她家窗户上的灰渍抹掉,让她再看面对晾着的衣服,她才恍然大悟:原来,是自己家的窗户脏了!

一味睁大眼睛找别人的毛

病而不审视自身,是很容易强加于人,错怪别人的。

总有那么一些人,在失落郁闷、遭受打击和伤害的时候,总会怨老天爷不开眼,怪别人不肯帮忙,叹息自己遇人不淑;甚至当自己犯了错并为此付出代价受到惩罚的时候,依然觉得这个世界不够公平,恨别人不够包容、不能迁就退让,抱怨自己只会把责任推卸给外界环境和他人的人,一定是整天闷闷不乐、愁眉不展的,时常摆着一张苦大仇深的哈士奇脸,好像全世界都欠他的。

其实,生活中,难免有一些不尽如人意的事情,人生也不可能总是一帆风顺。当我们身陷窘境困境的时候,真的应该先从自己身上找到原因。

我有一位在文化单位工作的朋友,非常有才华,工作尽心尽力,人又温和善良,和同事相处也总是平和谦让,与世无

争。但不知道为什么,上司总是对她不待见,每次见她都冷着脸,懒得理她。朋友们都替她抱不平,怀疑她是不是碰到了妒贤嫉能的小气上司。

有一次和她聊到这事,没想到她竟然这么对我说:“其实怪我做得不好。每次有些合作单位的人来,别人因为看过我的书或者是读过我写的文章,就提出来叫我一起喝个茶或者吃个饭什么的。但我一生性安静怕热闹不喜欢这些场合,就会婉拒。次数多了,上司自然不高兴了。换位思考,这是我不支持他的工作啊,也没给他面子,有故作清高的嫌疑。我意识到自己的问题后,就试着改变,现在上司对我好多了。这不说明是我没有做到位吗?”

有人说,好人总是觉得自己做得不够好,坏人总是觉得别人对他不够好。虽然这么来分好人坏人简单了一点,但也

不无道理。善于反思自己的人,往往对自己的品行能力有更高的要求。就像《论语》中曾子说的那样:吾日三省吾身。能如此尽心谋事,诚信待人,不苟且,不敷衍的人,就是自带光辉的人。

自省绝不是简单的自我否定,也不是一味的妄自菲薄,而是一种能够找到自身不足的智慧,更是一种对自己对他人的负责的人生态度。因为人的一生,就是一个不断完善自己、不断成长进步的过程。

人非圣贤孰能无过,有过错误并不可怕,可怕的是不懂得反省自己,不知悔改。只有学会自我反省,才能不断地遇见下一个更好的自己。

真的,不要动不动就抱怨这个世界,指责别人的不对,更不可相信什么“人要是倒霉凉水都塞牙”。这一定不是水的错,你先得检查一下,你的牙口是不是出了什么故障?

■真情流淌

特别的父爱

○厉守龙

今年是我父亲逝世8周年,也是父亲诞辰100年。在这个值得纪念的父亲节前夕,我总想为父亲写点什么。

父亲是解放初入党的老党员,当过车间主任、厂长、党支部书记。1962年,他响应“精减城市人口,承担国家困难”的号召,举家把户口从杭州迁到农村老家。他一生中获得超过优秀共产党员、优秀干部等多项荣誉。

我是9岁在杭州上的小学。报到那天,长期卧病在床的母亲叫父亲陪我前往,父亲则说,“守龙已经这么大了,离学校路又不远,让他一个人去锻炼锻炼”。一路上,当我看到别的孩子几乎都有父母或者家人陪着,心想是父亲根本不关心自己。但接下来发生的事,让我改变了这一看法。

上学不久的一天傍晚,天下起了瓢泼大雨。几分钟后,放学铃响起。正当我等待雨小一点便冲出去时,随着“守龙”一声叫,只见裹着湿淋淋雨衣的父亲,一手握住自行车车把,一手挥舞着一把雨伞。这一霎间,我的眼眶湿润了。

从小学到高中,我先后多次得过三好学生、学习积极分子等荣誉。清晰地记得,每当学期末,我把奖状捧回家后,母亲会把它端正地糊在墙上,当然也少不了夸我几句。而父亲呢?看到我第一张奖状时,还会说声“不错”,后来就基本没有反应了。

父亲似乎从我脸上觉察到了什么,有次便给我来了一番促膝长谈。许多话已经记不清楚了,但有些话却记得很牢:“成绩只能代表一时,不能代表一世。成绩面

前一定要找不足,这样才能不断进步。”其时懵懂的我,也只是一知半解。

1968年7月,我于东阳中学高中毕业后回乡插队。1972年2月,原上卢公社党委推荐我为民办教师,我从内心感谢党对自己的关怀。1980年5月,我向学校党支部递交了入党申请书。数月后,学校党支部派人找我谈话,既肯定了我积极工作的一面,又客观地指出我的不足,让我克服一些骄气,继续接受党组织的考验。后来我知道,组织上本已决定将我列入发展对象,是我父亲提出延长我的考察时间。

当我获悉此情时,心里着实不能接受。心想,父亲这不是给我“当头一棒”吗?我伤心地把不解“端”给母亲后,她婉言开导:“别难过,父亲这样做,一定有他的道理,我会问问他。”

后来,父亲特地把我叫去,将整个经过和盘托出。

那天,前来了解我在村表现的杜校长,见到担任村党支部书记的我父亲,便高兴地说:“你儿子各方面表现都不错,学校老师反映也较好,经教育党支部研究,决定把他作为新党员发展对象。”没等杜校长把话说完,父亲客观地说:“我那小子呀,人是聪明的,但是骄气太重了,还是先发展其他优秀同志吧。我看他离党员标准还有一些距离,让他再多受一点挫折,多经受组织的考验。”

正是有父亲这些特别的爱的滋润,让我一生无憾,并且终身受益。如今的我,曾获得过优秀教师、优秀共产党员等各种荣誉,写作上也收获颇丰。退休后,我依然紧握手中之笔,助力社区公益事业,不让平生一日闲。

■难忘记忆

云栖小镇的旧时光

○郑立宗

钱塘江畔的云栖小镇,那片土地以前有许多小地名,“泥桥坂”、“铜桥”、“鲤鱼山坂”、“低田坂”等等,这些带着泥腥味的名字里有我太多的记忆。日子它有脚啊,让一群在野地里晃荡的少年已不再年轻。看着眼前的小镇建筑,我常常浮现出一幅幅昔日的场景。

夏种时节,大人们在白晃晃的水田里种下一撮撮、一行行秧苗,一块块碧绿的禾苗寄托着他们一份份希冀。“少年不知愁滋味”的我们,在桥洞里享受着河面上吹来有如弄堂风般惬意的阵阵凉风。

桥洞里最热闹的有两个时段。一个是开饭时间,从村里挑来的“饭担”到达,大家各自寻找自家再熟悉不过的盛饭家伙,找个角落坐下来吃饭、闲谈。来晚的人还挤不进去,颇有点人满为患的意味。满身泥浆的水牛也来到桥上歇歇,这几天也是忙得够呛,节气耽误不得啊。几只牛蛇闻到气息,脚赶到盯在牛身上,牛抖抖身子,擦擦尾巴,整个身子浸入水中。牛虻倏地惊起,在水面上飞舞几下又复停在湿漉漉的牛背上。

另一个热闹的时间,要看老天菩萨的脸色。从湖埠灵山洞方向突地升起一团乌云,一晃飘至头顶,风挟着大雨噼里啪啦下来,人们纷纷跑到桥洞里避雨,此刻桥洞里又处处是人了。夏雨来得快去得也快。云消雾散,天光又亮堂起来。

机埠的抽水机皮带是宽边的,从早到晚轰鸣声里不停地喷涌出哗哗的水,孩子边泛浮起一圈圈的泡沫,打着旋儿急不可待地奔入水渠,空气中弥漫着一股股清凉水都塞牙”。这一定不是水的错,你先得检查一下,你的牙口是不是出了什么故障?

肌肤,水的流动让田畈充满了生机和活力。机埠的水池是我们男孩子的一个阵地,池里的水永远不会满起来,我们手环手堵住水渠口,想水漫溢出去,水从我们的胳膊间、裆间流出来,堵水则是徒劳。用小心的胸膛去堵水渠管子,一下让喷出来的水冲到另一侧去了。我们还在湍急的水渠里玩漂流,顺着流水冲出老远,然后又逆流而上。一而再,如此三番,不会游泳的也会了。

浦河水的水清清的,一群群白鲢在水面上东游西荡找食吃。我和堂兄坐在涵洞管做成的水渠桥上,中间有一个桥墩,两侧恰好能坐人。堂兄的鱼竿梢头弯弯的,线是极细的那种,钩子也是极小的。从火柴盒里小心地取出一只苍蝇,勾住,一拉细线,梢头的钩更弯了,像一把弓,一松,线弹射出去落在水面上。白鲢以为天降食物,争着来抢食,水面顿时一片喧哗,用劲一提竿,一条白鲢瞬间游离水面,在阳光下闪过一道白白的亮点。鱼用细柳条串起来,然后递给另一头蹲坐着的我。堂兄一拉一松,手法娴熟,弹不虚发,几乎一只苍蝇一条鱼,收获满满。

水底长着好多种水草,水的流动使得水草在水中跳舞,其中一种叫菹草的是猪、鸭爱吃的食物。我们从桥墩上纵跳到水里,看谁在水中闭气时间长,看谁扎个猛子潜得更远,摸几把螺蛳,拔些菹草,个个脊背晒得油光乌亮。

光阴荏苒,昔日的场景已不会重现。我的祖母说,她年轻时曾经在“鲤鱼山坂”购置过一块田。当祖母96岁高龄仙逝时,云栖小镇的建设已经启动,现在她老人家云游回来,还能找到当年新的水汽。机埠是心脏,水渠是血管,各生产队的一片片整齐如一的“号子田”则是